

魯迅紀念

獻詞

魯迅夫子：

悲哀的雲團籠罩了一切，

我們對你的死，有什麼話說！
你曾對我說：

「我好像一隻牛，

喫的是草，

擠出的是牛奶，血。」

你可不曉得，什麼是休息，

什麼是娛樂。」

工作·工作！

死的前一日還在執筆。

如今……

希望我們大眾，

鏗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跡！

許廣平敬獻

十月二十二早

序

關於這個集子編輯上的事情，編者王士菁同志已經在編後記裏說明白了，我在這裏，先是想代作者許廣平先生說明一兩句，因為作者自己不寫序，卻是叫我寫一點的。

第一，作者曾經說，從魯迅先生逝世後，她所寫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大都是爲了紀念和報紙期刊等的要求而寫的，所以可說都是零星的感想和片斷的回憶，就是說，當時想到什麼就寫點什麼，而不是曾經仔細和深入地研究過的有系統的記載。

因此，作者也曾經說，這些文章，紀念的意義就要比客觀的研究的意義多一些，不僅濃厚地流露了作者個人在寫時候的懷念的感情，而且也常常不免夾進了在寫時所引起的對於時代和社會的某些感觸。她說，有些話，如果在現在，也許不會那樣說了，或者根本不說了。

第二，有幾篇文章中接觸到一些同時代的人物，作者是根據她所理解的魯迅先生生前和他們的實際關係，以及她寫這幾篇文章當時的情況來下筆的，所以雖然在現在不同的情況之下，也仍舊不改動了，實際上就是要改動也是無法改動的，因為這說的是歷史事實，除非根本就不提。

以上兩點，就是許廣平先生有意思要我在這裏提一下的。

自然，我個人是以爲就是不特別提一下，讀者也大概會清楚的；不過現在加以說明，對於我們也還是有好處，這提醒我們多注意作者寫這些文章時的時代環境。

其次，我想說的，我也是催促許廣平先生把她十多年來所寫的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選出一些來編集出版的人之一。因爲我覺得，這些文章，當作紀念文看，固然是人家愛讀的很親切的作品，而且爲了理解和研究魯迅先生，這尤其是十分珍貴的、從別人那裏得不到的材料。雖說這多是片斷的回憶和記敘，有些很關重要的事情也多語而不詳，或者避而不記，然而仍舊無礙於這些已經寫出的材料的珍貴。我們如果要更全面地理解和熟識魯迅先生的生活和真實面貌，則許廣平先生和他共同的生活以及她

所體驗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最有價值和最需要的。至於許廣平先生不能不流露濃厚的懷念的感情來記敘一些魯迅先生的生活，我想這恐怕不僅作爲紀念文章，讀者要這樣地要求於她；就是作爲研究的材料，我們也要這樣地要求於她的，而且還要加倍這樣地要求於她的。研究魯迅先生本人，如果不研究他對別人以及別人對他的關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研究一個對於人民很重要的人物，則政治、社會、人民的生活、時代思潮以及歷史和民族文化，等等，固然是最基本的研究對象，同時和他來往的人物以及他生活上最有密切關係的一切事與人，也都是必要的研究對象。因此，假如允許我坦白地說一句，那麼，我們如果要深入地研究魯迅先生的各方面，則許廣平先生和魯迅先生之間的生活和感情如何等等，以及許廣平先生本人，也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此外的一切人與事，也都一樣。說到人，也不論『爲友爲敵』，祇要是有關係或有影響的，都在必須研究之列。這些仍舊都在研究時代和社會生活的範圍之內，更是屬於研究一個人如何生活、思想和工作的範圍之內的，因爲這一切的人和事都是屬於時代和社會之內的，都是和這個人有關係的。自然，我們現在離開這樣的研究，還是

很遠很遠，不過這總是我所努力的方向。

還有可以一提的，例如許廣平先生的文章中記到魯迅先生的某些細小事情，也許有人會以爲這是沒有什麼必要的。我卻覺得，這些也同樣爲我們所需要。我們知道，一些細故小事對於魯迅先生不會發生那麼重要的影響，但有時也有若干的影響，所以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作爲魯迅先生的生活的記錄，那就更加值得重視；關於他的日常生活，現在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熟識的人已經一個一個的少下去了，將來更不用說；那麼，這方面的一切記錄，也就越來越覺得可貴，無論爲了研究，爲了寫傳記，都是如此。

我們就覺得許廣平先生寫得實在太少了。別的熟識和知道魯迅先生的人也都寫得太少了。

我們希望作爲魯迅先生的學生、朋友和夫人的許廣平先生，看重這個工作和責任，不管怎樣地忙於別的工作，也抽出時間來繼續爲我們寫出更多的來。

我們也同樣希望周建人先生和其他熟悉與知道魯迅先生的人們，看重這個工作，

爲我們多多寫出一些來。

最近在我們的黨中央宣傳部的督促和指示之下，我們已經有少數的幾個人在從事研究魯迅的工作，搜集魯迅傳記的材料就是工作中重要的一項，我們熱烈地希望着上面所指的先生們的幫助。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雪峯寫在上海。

目次

序（雪峯）	一
研究魯迅文學遺產的幾個問題	一
魯迅先生的日記	一七
略談魯迅先生的筆名	二一
魯迅先生與女師大事件	三三
魯迅和青年們	五〇
魯迅先生的寫作生活	九九
魯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一〇五
魯迅先生的娛樂	一一九
魯迅先生的香煙	一三〇

魯迅先生的學習精神·····	一三四
魯迅先生與家庭·····	一三九
母親·····	一四四
魯迅先生與海嬰·····	一五一
忘記解·····	一八五
在欣慰下紀念·····	一八九
編後記（王士菁）·····	一九五

插圖目次

獻辭

魯迅先生的手迹·····	三四
魯迅先生日常工作的書案·····	一〇〇
魯迅先生休息的藤躺椅·····	一二〇
魯迅先生的母親·····	一四五
魯迅先生·景宋與海嬰·····	一五二
魯迅與海嬰·····	一五四

研究魯迅文學遺產的幾個問題

這是在一九四二年，應蘇聯友人（註）所提出的逐條問題的答覆。雖然隔了幾年再在中國的刊物上發表，但對於研究魯迅先生著作的，或不無可資參考處。祇因當時忽寫就，急於送出，難免遺誤，倘有讀者予以指正，是非常感荷的。

一 先生所寫的稿子用鉛印的全張報紙計算，共有幾張？

全集字數共計約五百九十萬（書信、日記不在內）——六百萬字（計每頁十三行，每行三十五字，每頁共四五五字）。全集每部共一萬二千零四頁，計每部用紙連放頭（白報紙）二百一十張（插圖約四十餘幅，係道林紙精印，不在內）。

二 先生名著是否有未發表的同文異稿？

（註）係指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編者。

沒有。

三 是否有未完成的稿子？是那些？

輯錄中國唐以前小說逸文的古小說鈎沈，原意似乎是在每一卷之前（共三十六卷）有一序文，來說明這一卷小說是從那裏搜輯得來，別的書本有沒有類似的記載，原著者略歷，和魯迅先生自己考證所得的意見等，體裁略似會稽郡故書雜集。但是因為屢次想付印都沒有成功，同時因別方面的寫作也抽不開時間來整理，所以至今印在全集的僅祇是小說逸文的部分，這是很值得惋惜的。此外漢文學史綱要，雖爲在廈門大學及中山大學的講義稿，但祇從中國古代有文字起至漢司馬遷而中斷了。乃是陸續就授課教材所需而執筆，後來中止教務，就沒有繼續寫下去，但這志願總時常在意識上浮起，而時代環境又不允許他丟開眼前急遽的社會現狀的指示，因此從這書出發的中國文學史，先生預備以一年的時間給以完成的，終於沒有繼續下去，不過國學方面的參考資料如四部叢刊正續編、二十五史……等書的購置，在他逝世前後還是不斷的送到，就可以見先生始終沒有忘記這一件工作。這是因為感覺到以他那現實主義者的眼光，寫起中國

文學史來，相信可以打破向來迂腐傳統的習見，給後來研究文學者以一正確的指導。無如這一願望終究成爲畫餅，這是每一個從事文學者知道都引以爲憾的。最後，在先生臨終前不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還在執筆寫稿，壓置在案頭而沒有寫完的一篇短文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現收在魯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雜文末編中。此外，計畫過而未完成的稿子當然還有不少，但因未曾動筆或是零碎材料，這就不細說了。

四 是否有未發表的或未完成的譯稿？

先生大病後，自以爲稍愈而急欲完成的譯稿，是死魂靈第二部，但譯至第三章發表在刊物裏，呈於讀者之前時，先生已不及披覽而先逝去了。更早些時，曾譯過西班牙巴羅哈作山民牧唱，陸續刊載於譯文雜誌，原計畫不久出單行本。倘照日文譯本看，還缺一篇未譯，不知是未完成的呢，還是有意捨棄。至於未發表的譯稿，照目前所知，大約是沒有了。不過北京方面是否有舊譯稿，因爲時局關係，一時還不易去調查。

五 關於未曾保存的原稿，或是在出版所或檢查處遺失的稿子，有所知悉否？出版所對於原稿，大約在出書之後不久總陸續毀棄，除非原著者特別交涉退還，

或偶有出版者另抄副本付印，如以前北京未名社對於先生著作是這樣做，此外是沒法得知原稿的去向的。最可惋惜的是未經發表過的中華民國元年至十四年的一包日記，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隨着筆者的被駐上海日本憲兵隊拘捕而就在寓所搜去，待到兩個半月之後釋放，發還兩大包書籍時，才曉得民國十一年先生的全年日記失去了。後來曾經輾轉託人查詢，終於沒有結果，這是全部完整日記中失去了中間的一年，在研究魯迅文學生涯上是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

六 先生的手稿是用什麼方法保存的？是私人搜藏的，還是家屬保存的？

有些是私人保存的，如通訊，許多散存於各收信者的手裏。大部分手稿是在上海，由家屬保存，北京舊寓也許還有多少存在。

七 那些作品刊出時被檢查官刪除很多，這些被刪作品的原稿是否保存着？
從一九三三年一月給申報自由談寫雜感文起，平均每月寫八九篇，到同年五月初，投稿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據先生自己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些被刪作品的原稿雖然沒有保存，幸而已收集在偽自

由書裏。到六月起，先生在自由談的投稿六十多篇，就用種種的筆名應付了。『一面固然爲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祇看作者的署名。』於是許多作品得以刊出，自然還不免於被刪改。這，據作者推想：有些是『改動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卻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於編輯的，而胡亂刪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言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直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對於被刪改的文字，多由作者補上去，而且旁加黑點作附記，全都收在淮風月談裏了。以後仍然繼續用許多筆名（世界上文學家用筆名之多，恐怕先生亦是其中之一了，大約共有八十個以上）投稿於各種刊物，頗能掩飾一時，得以登載出去，中間刪改過的，都收在花邊文學裏，那時是一九三四年，檢查官因爲對於某種雜誌疏於檢查而出了毛病，『官家的書報檢查處忽然不知所往』，因此出版界似乎倒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但是好景不常，在同一年裏先生的作品（收在且介亭雜文裏的）仍舊不斷被刪改，我們祇要翻開原著的附記，就很清楚地了解到那時檢查官的界限是非常之寬泛，連對於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語，都被刪除，而描寫里街女工生活的小文，更全篇被抽去，這先被刪改而後又

蓋了『抽去』二字印章的一篇阿金，經了好幾個機關重又回到著作者之手，而成爲僅得保存的底稿。因着不斷的檢查、壓迫，先生每發表著作，後來多把副稿寄出，所以對於若干篇的被刪除，得以從原稿補入在單行集子裏。隨後一九三五年寫的且介亭雜文二集裏，即有不談國事的作品，祇要猜想是先生執筆的，倘一經檢查，也無一不被禁止。

八

先生是否有未發表的日記？是什麼時期的？

先生的日記，是從民國元年五月五日起至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止，連續不斷地記下來的。曾經在刊物上發表過的，不過二年多，其餘大半是未發表的。

九

先生所收到的信，保存着很多嗎？

並不多。每於寫了回信之後就燒毀了，原因是怕牽累別人。

一〇

有沒有蘇聯作家的信？

大約有的，不過沒有留存，說不清楚了。

一一

其中是否有高爾基給魯迅的信？

沒有。

一二 先生和誰的通訊最多？

先生是勤於寫回信的，幾乎是有來必往。但也難找出最多的是誰。在某個時期裏，通訊比較多的有數人，如因出版關係，在未名社有李霽野、臺靜農、曹靖華等；在應文學上的問話，與在東京留學時之韓侍桁；或忙於搜求木刻，向在德留學時之徐詩荃，在法留學時之季志仁等；而與李秉中、劉軍等通訊亦不少。不過誰是通訊最多，未必就是始終都和先生意見一致，而與先生極關切的，反而不大通訊，這是很有趣的一個情形。

一三 先生曾用外國文寫過文章嗎？用那國文字？
曾用外國文寫文章，但祇限於日文。

一四 先生的手跡是怎樣一種性質，很難辨認嗎？

是用中國毛筆寫在中國紙上，永遠是極易辨認，塗改不大多，偶見字、句的修改

罷了。

一五 先生是否在自己的手稿裏畫過圖？這種圖畫的性質怎樣？